

A8-9
香港文匯報
WEN WEI PO
2011年3月1日(星期二)

走進中國軍隊

第16篇



■南沙衛士在礁堡上進行軍事訓練。

從大學生到南沙衛士

「我實現了自己的價值」



向曉東：南沙人很高尚很純潔

向曉東，29歲，土家族，2003年畢業於中南民族大學，南業礁守備連政治指導員。這個黑瘦而精神的小伙子至今已先後守礁5次。

2004年7月我第一次守礁，很苦，海上風很大，整晚整晚睡不着，做惡夢。

我媽不知道我去哪裡了，打電話問我同學，直到第二年4月份回去的時候才聯繫上。礁盤面積只有200多平方米，也就一個大房子那麼大。

年底的時候，和我第一批守礁的人都離開了，就我留在那。想家了，就一個人躲起來流淚。我那時候是副指導員，有次連長突然中風了，我一下子傻掉了，組織戰士開會講了四五分鐘沒話說了，覺得讀了這麼多年書，什麼也沒做了。

第二年換班離礁的時候，晚上黑燈瞎火，兩三米高的浪，坐在小艇上像坐過山車一樣，我和另外一個戰士的衣服都濕透了。從此，我再也不敢坐過山車。

礁上的蔬菜最多半個月就沒了，但可以發豆芽，做豆腐。春節的時候，送來的蘋果和桔子大家都捨不得吃，放在冰櫃裡，後來壞掉了。我對南沙很有感情，礁盤都是靠官兵自己建立起來的。就像家一樣，每次上礁我都覺得要為這裡做點事情。守備部隊的劉堂主任告訴我：你在下面喊祖國萬歲，別人覺得你傻，但你在這喊嗎，你自己會覺得很神聖。

在南海，軍人不僅奉獻自己一個人，而是一家人。但我喜歡這個職業，因為能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。凡是到過南沙的人，都很高尚，很純潔。和守礁官兵在一起，感到他們真的是沒有私心的。和許多很善良的人在一起工作，很幸福。

尹文斌：看準一個方向，就堅持走下去



尹文斌，28歲，2005年南華大學畢業，東門礁守備連副連長。

剛到部隊報到的時候，我在大門門口被哨兵攔住，同志，地方人員不允許進。我說來報到的，哨兵說別開玩笑，頭髮這麼長。

我大學一個同班同學和我一起來報到，看到環境特別苦。操場上連草都不長，前不着村，10天後強烈要求離開了部隊。但我不一樣，覺得當兵才最有意義。

第一次軍事訓練，雙槓沒上去，跑步也不行。3個月後，變化很大，我從132斤瘦到110斤，軍事素質有了很大提高。

我和愛人是大學第一年認識的，談戀愛談了8年多。前些年愛人給我算了一筆賬：前4年大學時天天在一起，後4年到部隊後兩個人在一起只有3個月，懷孕我陪了她8天，生小孩陪了她3天。

2007年9月至12月份，我第一次守礁，任電抗分隊隊長。11月底時，遇到強颱風，浪高8米，深藍色的大海被風吹出淺藍色的海底，一個浪能把礁盤蓋三分之一，籃球架被沖倒，衛星鍋也被捲到海里。所有人不允許出門，門口放個桶用來小便。其中有兩個第一次守礁的戰士對我說，我們這次是不是回不去了？

我先後守過3個礁。在這裡越久，感情越深。

離開的那位同學現在月薪一萬多，他實現了價值，我也實現了自己的價值。只要你看準了一個方向，就堅定走下去。



李成：當兵就要無愧於軍旅

李成，34歲，陝西西安人，1999年畢業於西安電子科技大學，清碧礁守備隊工程師。

我曾連着守了8次礁，一年裡有兩個月到在礁上。每次一回家，都感到很陌生。但每個一上礁上，就感覺我又回來了，像看到父母一樣。

守礁以前，從來沒有見過大海，第一次見到時，感到胸膈一下子敞開了。

我從小就嚮往軍旅。高中時寫作文，寫理想，我就兩個字：軍人。如果再選擇一次的話，我還會選擇部隊。

1999年，我入伍的時候，把入伍協議書讓系主任看，他當時就愣住了：當時軍地差距比較大，軍隊工資只有八九百塊錢，地方兩三千。

不過我能到部隊，就沒在乎錢。這10年我先後守礁13次，加起來有49個月在礁上。

我在大學的時候，是校園護衛隊隊長。不管颶風下雨，都堅持升降國旗。現在每當看到礁上升旗，都很激動，血往腦子上湧。

不管再苦再累，我從來沒有離開部隊的想法。剛開始到部隊的時候，正好有一批守礁官兵下來，看到一群「黑人」過來，我不理解，領導說：他們是英雄。

現在部隊搞形勢教育，介紹到南沙情況時，我就特別激動：只要我在這，絕對不會讓一個礁島丟失。一種沉重的責任，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即便有人說部隊比較艱苦，我想，還可以再苦一些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：當兵就要無愧於軍旅。



李文波：我是守礁時間最多的人

李文波，45歲，1985年畢業於山東海洋學院，永暑專業隊海洋氣象分隊工程師。理着平頭的李文波有許多白髮，樸實的他在接受採訪時話不多，但對所有的經歷和苦累都好像從不在乎。

我原來在東海艦隊，1991年南沙守備部隊組建，從全軍各單位抽人，我就過來了。我一直在氣象分隊，大學學水文氣象專業。

這些年先後上礁27次，總共有90幾個月，應該是目前守備區守礁時間最多的人。有人給我計算過，每次坐船上礁來回要半個月，幾十年來光在船上加起來就一年多。

我來得時候很年輕，27歲。一開始在永暑礁，人多，沒感覺很恐懼，面對大海甚至覺得心裡很舒服，水那麼藍，但後來也就沒感覺了。

那時候，房間沒空調，很熱，大家都是背心短褲，晚上很晚才能入睡。吃得很差，罐頭很多，守礁前從來沒有吃過罐頭，把罐頭當寶貝，現在看見用瓶子裝的東西都不吃。

我以前比較開朗，現在話越來越少，守南沙心理變化較大：生活圈子小，交流少。這幾年基本上是3件事，守礁——回家——上班。

我也沒覺得守礁有多苦，就和上班一樣，我要守礁了，打個包就走，買點煙和小吃裝在包裡就走了。上礁前，就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，礁上用不着錢，要不洗衣服時就把錢洗掉了。

南沙這些年變化很大：比如說菜地，一開始種菜，菜地周圍打着磚牆，颶風下雨就沒了，現在有專門的種菜屋；比如說高腳屋，一開始鐵床，水泥地，牆壁很差，現在乾淨整齊亮堂。

從湛江出發到永暑礁有1,400多公里，來回2,800多公里，我這些年差不多回路途上走了8萬多公里，相當於繞地球兩圈。

記者問：誰在守衛南沙？

向曉東：祖國和人民在守衛，我們只是一個代表。

尹文斌：國家在守衛。沒有強大的國家支持，我們心裡也沒底。守礁時看到中國的軍艦從海上航過，心裡就很自豪，很幸福。

李文波：我對這些年輕人很有信心，他們各個方面都比我們要強好多。有他們在，我們放心。

■1995年3月，南沙永暑礁的一名守礁戰士在燈標塔架上曬曬魚乾，這是大海對南沙人的饋贈。



南沙衛士 樂守天涯 捍衛祖國藍色國土

在中國海軍南海艦隊有句玩笑話：出國容易，去南沙難。

南沙離祖國大陸遙遠，從南海艦隊南沙守備部隊的所在地——廣東省湛江市出發，也有至少長達半個月以上的航路。在這天涯海角，最生動最感人的詞，是「愛國」。有一年永暑礁向官兵徵集南沙標語，一共收到52條，其中有41條寫的是「祖國萬歲」。



■拖船運載補給物資駛抵南沙永暑礁。

上礁就是上前線 守礁就是守陣地

為了守礁，當家與國不能兼顧時，官兵們把赤誠的愛，獻給了祖國。

2009年，永暑礁雷達技師秦任平上礁5個月後，同時收到兩封來信。一封是妻子在2月13日寫的；另一封是父親在4月17日寫的，他先拆開妻子的信：「任平，南沙艱苦，你要保重自己。我沒有別的要求，只是每天都盼你的信，盼了3個月也沒見一個字。有船去南沙時，你就多寫幾封，叫我慢慢地看，慢慢地想……」

家國難兼顧 戰士遙祭痛亡妻

妻子的愛讓秦任平心裡感覺甜滋滋的。然而，等他拆開父親的信時，頓時臉色大變。父親的信中說，秦任平的妻子已經於兩個月前患肝癌去世了。妻子的那封短信，是在她彌留之際，用了整整一個下午寫成的。那天，秦任平像發了瘋一樣衝上礁堡頂，對着大海放聲痛哭……礁長準備讓他隨船下礁，他搖搖頭說：「事先沒安排人替班，我走了，雷達怎麼開機？」說完，含着眼淚轉身走向工作崗位。

小小礁盤，在官兵們心中有着至高無上的位置。為了守礁，自1988年到2010年，22年間，南沙守備部隊有65名官兵親人病故不能回家盡孝，190名官兵家庭遭災不能回家盡力，350多名官兵父母、小孩生病不能回家照顧，76名戰士因為守礁錯過了報考軍校的機會，還有許多老戰士無條件服從守礁需要，放棄難得的就業機會和優厚的工資待遇。

在南沙，什麼是對祖國的忠誠？守礁官兵回答說，上礁就是上前線，守礁就是守陣地，凡是祖國需要的，就要無怨無悔地去做，無私無畏地去做，這就是忠誠！

「現在，只要登上中國駐南沙的各個礁上，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和「祖國萬歲」這4個大字。」南沙守備部隊政治委員盧永華說。

小礁無小事 官兵爭練硬本領

在南沙，中國海軍既是軍事守礁，更是政治守礁，他們的一舉一動，都事關國家的政治、軍事、外交戰略大局。有人說，南沙無小事，事事建政治。曾經有人認為在南沙能生存下來就是奇跡，待在那裡什麼不幹也是奉獻。但是南沙人更清楚，軍人光有一腔報國熱情是遠遠不夠的，只有練就克敵制勝的過硬本領，才能鍛造不辱使命的鋼鐵堡壘。

南沙守備部隊隊長劉堂透露，針對高技術條件下島礁攻防作戰特點，南沙守備部隊制定了多種作戰預案，反覆進行演練。為了增強體能，官兵們每天要做100個俯臥撐、100個引體向上、100個蛙跳，舉100次鈴鈴，登100級樓梯。同時結合任務，探索島礁防禦作戰規律，開展海上擒拿格鬥，「專多能」——兵多用等練兵活動，軍官爭做「南沙通」、「外軍通」、「戰術通」；士兵爭當「槍神手」、「炮神手」，紛紛練就一身過硬的硬本領。



■南沙群島上的第三代建第一金屬結構高腳屋（攝於1995年）。



■南沙群島上的第四代建築——赤瓜礁堡壘旁增設了直升機起落平台。



■南沙群島上的第一代建築——木製高腳屋（攝於1988年）。

幾代「高腳屋」見證守礁苦樂

2007年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成就展時，記者曾與眾多觀展群眾一起，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目睹了南沙3代「高腳屋」變遷的模型。

守礁官兵居住的第一代高腳屋是用竹竿、草席和油毛氈搭建起來的。像北方的看瓜棚，俗稱「海上貓耳洞」。海風一吹，吱吱作響。第二代高腳屋是用鐵皮蓋起來的，基座是用沉箱裝入數百噸壓鐵固定的，太陽一曬，熱量都被鐵皮吸收，就像「蒸籠」。而今，第三代高腳屋是用鋼筋水泥澆灌而成，遠遠看去猶如一座座海上城堡，不僅能抗擊來自大自然的侵襲，而且屋內配備了各種高科技器材設施，宛如一艘艘海上待機的現代化戰艦，巍然屹立在祖國南沙的碧波滄海之中。

火熱「太陽海」站一天尚脫一層皮

雖然現在在南沙的基本生活條件已經有所改善，但惡劣的自然環境沒有變，封閉的生活空間沒有變，偏遠的地理位置沒有變。可以說，從踏上礁盤的那一刻起，南沙人就與艱苦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南沙的苦，沒有到過南沙的人難以想像。南沙就稱「太陽海」。中午最熱時，礁堡溫度高達60攝氏度。戰士們一班崗站下

來，皮膚從發紅、發燙到發癢，第二天一摸就脫掉一層皮。在這裡，請奉獻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，更是無數個具體日子的累加。

中國南海有多深，南沙軍人對祖國的愛就有多深。南沙軍人們自己創作的《南沙衛士之歌》中有這樣一句歌詞：「吃過南沙千般苦，人民幸福我榮光。」一代代南沙人正是懷着對祖國的無比忠誠和對人民的無限熱愛，把獻身南沙作為一種榮耀，默默承受着各種困難痛楚，執着追求着無私奉獻的人生！

南沙，雖然是祖國的天之涯、海之角，但茫茫大海隔不斷祖國和人民對子弟兵的關心和愛護。22年來，南沙官兵收到全國各地的慰問信上百萬封，慰問品30多萬件。南沙守備部隊現有天南海北的共建單位60餘個，他們大多是慕名前來「結親」的。

「可以說，每一座礁堡，都是13億人民用脊樑托起來的。沒有祖國和人民的支撐，我們在南沙也許一天也呆不下去。」南沙守備部隊原部隊長龔允沖說。

